以情感套磁骗钱 想报警查案却难

“网恋诈骗”瞄向留学生

高颂雅

这是一种在国内并不少见的网络行骗手法：骗子们通过社交网站或网络聊天软件和聊天对象建立恋爱关系，骗取单身人士的感情和信任之后，开始以入股、投资、买彩票等借口诱骗他们向某一银行账户汇款，当“挣”到足够多的钱之后，骗子们便从网络上悄然消失，当受害人醒悟到自己上当受骗却为时已晚。而如今我们发现，同样的行骗手段已蔓延至海外的华人交友网站。

先建立恋爱关系再骗钱

今年4月1日，36岁的D先生在北美的华人婚恋网站“两颗红豆网”上认识了一名叫“吴霜”的女士，两人很快便进入网恋状态。

“这边很多通过网络结识朋友的，主要是华人比较少，比较难找。”D先生10年前去美国攻读医学博士，如今马上博士后要结束了，终身大事却八字还没有一撇：“她常常提醒我要注意早睡早起，让我觉得蛮贴心。”渴望缘分的D与体贴温柔的“吴霜”感情很快升温。

二人渐渐谈到了各自的家庭与工作。“吴霜”自称是香港某公司VIP部门的投资顾问。5月13日，“吴霜”建议D参加某投资，号称可以在一个星期内产生20倍以上的利润。这时候距离D认识“吴霜”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早已投入了真感情的D相信了“吴霜”，并于5月15日、18日向“吴霜”提供的一个马来西亚的银行账号分别汇出4015美元和7987美元。

不久后D便接到“吴霜所在公司”高管“周海霖”的电话。电话里，“周海霖”先是向D透露了盈利的好消息，接着又说需要支付占盈利5%的手续费共21800美元，才能拿到收益。为了不让之前的投资打水漂，D先生只好继续把钱汇往马来西亚。本以为终于可以情财双收了，没想到在6月14日，D又接到还要交付20000美元“滞纳金”的通知。此次“投资”的钱本来就是D向朋友们借的，面对又一笔大额“滞纳金”，D这次有些犹豫。

得知D先生不愿再汇款，“周海霖”和“吴霜”语气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发来带有威胁性的信息，声称如果不交滞纳金，D就会“陷入很大的麻烦、背负法律责任”。情急之下D只好向朋友借钱再一次汇往马来西亚。

6月27日，D偶然在“中国反诈骗联盟”网站上看到一篇描述网恋被骗经历的文章，发现其中情节与自己的经历如出一辙。这时D先生才发觉被骗，而“吴霜”等人已从网站上悄然消失。

“骗子”疑为专业团伙

职业骗子们攻入北美华人交友网站，受骗的不止D先生一人。美国旧金山的单身女士H和奥兰多的留学生C同学也在“两颗红豆网”上注册，同样在今年4、5月份，遇到了温柔体贴的单身男士，投入感情之后，开始相信对方“投资”的谎言；在6月下旬，她们意识到自己被骗。由于被骗子骗去了用来读书的钱，C同学只得先选择退学。

凑巧的是，被骗的D先生、H女士和C同学在“中国反诈骗联盟”网站上结识，发觉彼此经历十分相似，于是建立了一个QQ群相互交流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三人遇到的骗子全部在香港某公司负责VIP投资，他们投资的是同一个项目，还都接到过高管“周海霖”的电话，钱也都是汇往马来西亚。其中H女士的受骗金额最高，约11万美元。

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，不断有海外华人受骗者加入这个QQ群。在这个20余人的QQ群里，大家通过相互举证发现，除了“吴霜”提到的香港某公司以外，还有以其他公司员工为名的诈骗案例。受害人除了来自美国的，还有在日本、荷兰、加拿大等国留学、工作的华人，还包括情感孤独、生活辛苦的单亲妈妈。他们的受害时间都集中在今年的上半年，钱基本集中汇往马来西亚、香港和几个中国内地的南方城市。

骗术升级难被发觉

“两颗红豆网”创始人赵清华称，这种网络行骗之前出现过，但都是比较简单初级，上来没多久就直接以家庭、疾病等原因向对方要钱：“像那种我们发现得很快，就马上给这些骗子封号了，但是这一批（骗子）隐藏得特别好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”

首先，骗子们都会花较长时间先“谈情说爱”，不轻易打草惊蛇，待建立起感情和信任后才开始骗取钱财。

在日本工作的小李，今年5月15日加了一个名叫“刘允浩”的陌生QQ好友：“资料显示他的生日和我是同一天，好奇心作用下我通过了他的QQ验证请求。”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，“刘允浩”不断主动找小李聊天，主动给小李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后来二人常常煲电话粥，“刘允浩”不断提起自己8月要去日本旅游的事情，这更引发了小李的期待和好奇，消除了怀疑的本能。直到6月20日，骗局才正式开始。“刘允浩”自称在香港某公司任销售部科长，帮小李申请到了内部的投资账户。几乎是重复着一样的剧情，小李分几次一共向对方提供的厦门和上海的银行账户汇去了约33万元人民币，而“刘允浩”却在7月14日以后再未联系小李。

其次，骗子们编造的故事细节充分，演绎逼真。

在“香港某公司”骗局中，骗子们会向受害者提供公司其他领导们的电话、邮箱等联系方式，以制造第三方介入的情景，增加故事的真实性。“他们在不同的受害人身上学习，有了非常多的经验，不断完善他们的故事，试图做得天衣无缝，让人越来越不容易查觉。”奥兰多的C同学说。事实上，诈骗人口中所说的那些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大公司，并非捏造，这也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。

最后，骗子们采用的“滚雪球”式诈骗，分几次慢慢扩大诈骗金额。起初，所有受害者不论是开户也好、投资也好，只需投入少部分钱，数额听上去既不容易让人产生怀疑，又会让人觉得“不过几千块，赔就赔了”。然而，当受害者得知自己获利之后，骗子就会以所得税、滞纳金等借口再次骗钱，再到后来就会说这次投资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，受害者还要继续汇一些钱去避免承担连带责任。

海外的华人、留学生受害者开始想要拿到利润，再者就是不想让之前投入的钱浪费掉，身在国外也很怕惹上官司或被警察调查。所以即便对方要求的汇款金额越来越大，受害者们也只能继续配合。

●延伸阅读

被骗之后的困局

在笔者与受害者们聊天的过程中，谈到事情如何解决，他们都觉得“很难”，由于跨国犯罪关系复杂，各地法律规定也不同，不论是内地、香港还是国外，任何一方都无法直接对这种跨国网络诈骗案件进行立案调查。

美国的受害者们曾联名提出立案申请，而美国警方给出的答复是，受害者不是美国公民、汇款目的地也不在美国，不能在美国立案。“两颗红豆网”的赵清华曾经托朋友问过福建警方（福州也是一些受害者的汇款地），福建警方表示，类似的情况需要美国警方给出授权协助调查的信函才可以办理。要取得这样的信函是比较难的，需要足够大的案情和足够多的证据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。

小李在日本也遭遇了同样的僵局。在律师的建议下，7月28日小李专程回国报案，但行程并不顺利。小李先后找到香港、深圳、厦门警方报案，最后在与厦门某刑侦大队交流之后，得到的答案是还需要回日本报案。“为了这次报案，我连续3个晚上没怎么睡觉，一次性把日本、香港、内地的警察局跑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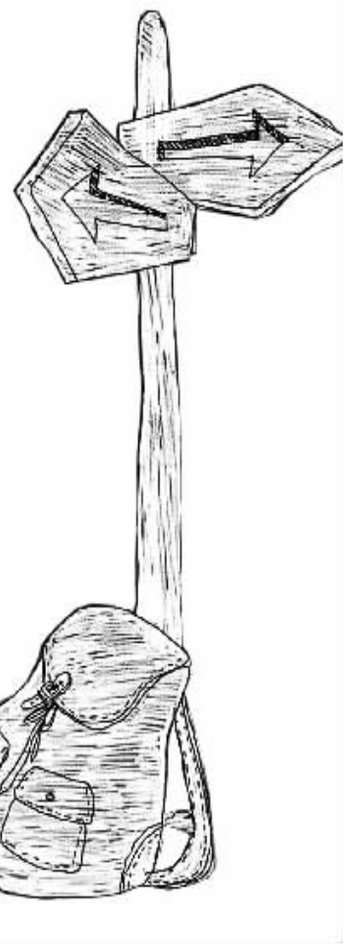
在QQ群里，受害者们表示，案件程序繁杂，骗子们现在都“不见了”。仅剩为数不多的几个依然跟骗子有联系的受害人，每天都要做到小心翼翼不露马脚，与骗子保持住最后的联系，生怕他们消失在巨大的互联网中，再也找不回来。

来源：《洛阳晚报》

留学素描

王潜：一趟火车抚平了焦虑

王蕊



打小生长环境单纯，在朋友眼里，他是一个腼腆的男生。一年半前，王潜前往英国雷丁大学读研，这是他第一回从父母身边离开。

从此，衣食住行全都要靠自己，有些事儿应付不来，也羞于寻求帮助，总是硬着头皮琢磨。歌手何勇曾经唱过：“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，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，这许多的记号，深在我心中留……”这样的词句用来描述王潜初到英国的那段时光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这样的经历反倒磨砺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。如今，把握住了全新的生活步点，对于国外的生活，王潜由排斥转为好奇，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了。

异乡的生活也自在

刚到英国时，王潜对未知的生活充满焦虑。

头一回坐火车从雷丁去伦敦，一堆问题很是让他头大。“要不要提前去排队，中间怎么换乘，要是有不清楚的事情该问谁？”

一趟火车坐下来，王潜如释重负。英国有着发达的铁路交通系统，火车几乎不晚点，不用提前排队买票，随时到都能找到合适的车次。通过手机上的各类软件，你可以清楚查到火车的情况，甚至车辆此时行进到了哪里，都会通过实时的监控反馈给乘客。如今，王潜和同学们每次从雷丁出发去伦敦都是坐火车，全程只要20分钟，只要不是高峰时段，都有位置可坐，旅程非常快捷。

这次坐火车的愉快经历是一个节点，从此，王潜感觉到，在这个国家变得不再陌生甚至恐惧，认真感受，仔细摸索，异乡的生活同样会让人觉得放松和自在。

融入课堂像攀登峭壁

如果说，适应全新的生活是在爬缓坡的话，融入英国的课堂，对于王潜而言则像是攀登峭壁。“入学前也预想过课堂会是什么样，不过，实际却差得很远。”

想象中，课堂是开放式的，老师和学生自由讨论，授课节奏放松。而现实情况是，专业课程安排得满满的，节奏非常紧凑。一周高强度的课程后，就是三周完全自由的时间让自己安排用于写论文。

最初接触这种教学模式的王潜，也像很多初来乍到的同学一样，在一周的课程结束后，论文抛在一边，把三周时间完全用来游玩，然后在论文上交截止日前几天疯狂熬夜补作业。

这样一来，因为准备不充分，有些需要实验得出的数据也没有得到，以至于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重重令人头疼的难题，论文质量自然也不高。而连续几天的熬夜赶工，又影响到了接下来一周的听课质量，加上专业课程对语言水平要求很高，王潜开始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王潜决心改变自己的学习状态，“三周空余时间里，我在准备论文的同时，安排了一些语言课程。这样再也不会浑浑噩噩地度日了。”尝试了几次后，他发现，那一周紧张的专业课程已经能招架住了。

学习的点滴也积攒了不少美好的回忆，“有一个老师让我感觉很亲切，她是一个年近60岁的老太太，会用各种美好的词汇鼓励学生们发言，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。”王潜说。

属于自己的时间多起来

掌握了学习规律以后，因为时间可以更从容地安排，王潜发现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，他开始周游各地，在旅途中享受异国景色、感受风土人情。除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城市，王潜和朋友曾经去过西班牙、法国和瑞士旅行，“每个地方都有独到之处。”

在西班牙，行走各处都是色彩浓郁，热情奔放，神秘而热烈。大片的土地覆盖着宿根花卉景观。大到建筑、小到商品，颜色对比都是那样的强烈鲜明。在法国，著名建筑和博物馆里的世界名画让王潜印象深刻。在瑞士的少女峰，王潜举目四眺，发现在深蓝色的天幕衬映下，雪峰的受光部位冰雪棱角分明，背光部位雪层舒缓柔软，白云在脚下身边层层围绕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圣洁。

看到这些美景时，王潜总会想起远方的父母。“记得出国前父亲说过，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，带着你的信心，去感知世界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就能成为最好的。”

王潜近影

漆竹生：聆听居里夫人的教诲

史琪

1933年暑期，巴黎大学出现了一个中国学生的名字，名字后是优异的入学成绩。他名字的法文音译非常拗口，很难发音。大家劝他起个法文名字，他坚辞不从，“让你们法国人学会读我的中文名字。”这位学生便是漆竹生（1916—1987），他选择主修物理化学。院长玛丽·居里很快注意到这个出类拔萃的东方少年——几乎从未离开过学校，除了上课就泡在实验室做实验直至午夜。

繁重的学业、辛苦的实验击垮了漆竹生的身体，他患有严重的混合痔疮，先后在巴黎经历外科手术五次。他的身体不能支撑，医药费又昂贵，遂不得不向国内的父亲求援。父亲的通牒信命令他必须转学法律，否则断绝一切经济资助。无可奈何，漆竹生只好交上转学转专业的申请。当院长玛丽·居里看到他详实诚恳的描述，只得核准。漆竹生一生难忘，玛丽·居里抱着病躯边走边谈，亲自把他送到居里学院临街的大门口。不久，居里夫人去世，漆竹生悲痛不已。后来，他与居里夫人的孩子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。

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业苛刻，欧美很多名人都曾在此饱受熬煎。由于没有文科基础，改考法律的他被法国西南的图卢兹大学录取。任凭校外多么迤逦的南部风光，他硬是闭门5个月，重新考回巴黎大学，进入举世闻名的索邦法学院。法国学位后来规定大学博士之上，还有最高的国家博士，十分难考，他以最短的时间成为法学院国家博士，时年24岁 。

获得国家博士高兴得不能自持，漆竹生自我犒劳买了一只鸡做晚饭。不料第二天腹泻不止。原来鸡所含的油脂对漆竹生太奢侈了。八年半的留法岁月，他的清苦无人可比。平素一日两次同样的正餐：一匙猪油，一小碗新鲜绿豌豆，一碗安南米；租住的睡房是留学生中最廉价的；时不时为了买昂贵的参考书又囊中羞涩，晚上就去餐馆打小工赚外快。多少次法国和中国同学邀他出去游玩度假，他一概婉拒，“我这个江西人，从小简朴惯了。”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。看到法国二次大战时的凄惨，漆竹生想象国内一定更艰难。任凭老师、好友和法国同学一再相劝，他执意离开巴黎回国。几个月苦等，终于在马赛登上回香港的邮轮。船上生活枯燥无趣，幸有同船10多位中国留学生日日相聚，倾谈甚欢。忽然他们发现这位国家博士居然不会吸烟。大家商定一定要让漆竹生就范，只要他一开口讲话，留学生们就用各种方法引诱哄劝，递烟点火。1个多月后船抵达香港，大家惊讶漆竹生始终没有碰香烟。“我讲过不吸烟，无论你们如何劝。”

后来法学家达维德的《当代主要法律体系》要出中文版，达维德接触两三位中国法语权威后，致函中方出版社，中文译本如果不是出自漆竹生之手，他就坚决撤约。理由就是漆竹生在索邦法学院的出色学业和信达雅的完美译作。

（寄自美国）

百年留学